卷九

082.1
Ko5442
T
W
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列子張湛注八卷附釋文二卷

嘉慶癸酉孟夏蕭山陳氏湖海樓雕

列子序

張湛處度撰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併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齎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7376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爲
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
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畧
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
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
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
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
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
相似莊子愼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
言遂注之云爾

世所傳列子八卷與漢書藝文志篇帙符合其文或
淺近鄙弱於韓策所稱貴正尸子呂氏春秋所稱貴
虛之旨持之不堅故先儒多疑其僞張湛序謂所明
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又云莊子愼到韓
非尸子淮南玄示旨歸多稱其言實則原書散佚後
人依採諸子而稍增益之其會粹補綴之迹諸書見
在者可覆按也湛注明簡昔人方之王弼郭象之注
老莊唐殷敬順因湛注爲釋文二家各自爲書元明
以來刊本皆以釋文入注溷殽不別余從錢塘何君
元錫所得張注影宋鈔本又錄釋文專本於吳山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藏二書迺復釐然同邑陳君春讀而善之因取以付梓屬余參訂影宋本閒有缺誤以纂圖互注本世德堂本虞九章王震亨同訂本盧學士文弨羣書拾補所載道藏本補正數字釋文所俑一作此多與之合雖爲脫誤舊本如是不敢輒改也宋本六十葉每葉廿八行行廿六字注雙行行卅字張湛序劉向敘錄原脫据別本補之卷首原題沖虛至德眞經今作列子以還舊稱云癸酉四月十二日蕭山汪繼培識於環碧山房

天瑞第一
黃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一曰極智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 一曰達生
說符第八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向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閒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天瑞第一

張湛處度注

夫巨細舛錯修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居鄭圃鄭有圃田四十年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子列子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人无識者

非自隔於物直言无是非行无軌迹則物莫能知也

夫睨之猶衆庶也

自家而出謂之嫁

年饑將嫁於衛

弟子曰先生往无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乎壺丘子林列子之師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其言曰有生今塊然之形也不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有化今存亡變改也不化化物而不自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不生者固生物之宗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固化物之主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故常生常化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暫无也常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時不化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无閒也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不生者疑獨不生之生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无始終也不化者往復其際

不可終代謝无閒形氣轉續其道不終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无物故謂谷神本自无生故曰不死是謂玄牝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无形无影无逆无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无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爲生化之本也自生自化

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著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贍羣生而不遺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羣形而言陰陽者羣形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无形謂之生者則不无无者則不生故有无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本同於无本同於无而非无也則天地安從此明有形之自形无形以相形者也

生天地生而自然无所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陰未判太虛之域將何所見邪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爲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初太始之也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呼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爲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一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乃復變而爲一一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乃復變而爲一一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乃復變而爲一

者形變之始也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爲一一反而爲

一歸於形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无窮極

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地天地何邪直虛實淸濁之自分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冲和氣者爲人則有所倚而立也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聖人无全能萬物无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敎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閡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敎化敎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通也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敎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員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員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燾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淸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閡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无待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有形聲不能自生則无爲之本无爲之本則无當於一象无係於一味故能爲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无變化也皆无爲之職也至无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員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知盡則无知能極則无能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爲有恃无以生事而爲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語名之而无名視之而无形聽之而无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員員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攓拔也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无生亦又无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遭形

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有幾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鼃爲鶉事見墨子得水爲繼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衣猶覆蓋生於陵屯陵屯高潔處也則爲陵舄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陵舄得鬱栖則爲烏足此合而相生也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爲蠐螬之本其末散化爲胡蝶也胡蝶胥也胥皆也言物皆化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鴝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沫猶精華生起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羊肝化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地皐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鷰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羭牡羊也魚卵之爲蟲此皆无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亶音蟬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爲牝牡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純雌其名大腎純雄其名稺蜂大腎龜鼈之類也稺小也此无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鶂之類也后稷生乎巨蹟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蹟好

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爲堯佐卽周祖也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无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爲殷湯相厥昭生乎濕此因蒸潤而生醯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乎不筍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因於林藪而生青寧生程自從幽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虵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无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无窮已也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生未嘗暫无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而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无入有散有反无靡不由之也黃帝書曰形動不

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爲喻明物動則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之義也**无動不生无而生有**有之爲有特无以生言生必由无而无不生有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此運通之功必賴於无故曰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无差也**終進乎不知也**作進當爲盡此書盡字例多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終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爲散者以虛漠爲始以形實爲終故迭相與爲終始而理實无終始者也**道終乎本无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爲有无始有故不終无有故不盡**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非本不生者**本不生者初自无生无滅**无形者**此无形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非本无形者也**本无形者初自无聚无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无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无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无生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盡亡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眞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

而我无物焉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无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也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无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閒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无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林類年且百歲書傳无聞蓋古之隱者也底春被裘底當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後田中棄穀捃之也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輟歌不輟子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我所以爲樂者人人皆同但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无名譽不競時則无利不存於胷中則百年之壽欲二者不存於胷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老无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无憂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壽此旨則存亡

往復无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爲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无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亦一彼我兩忘卽理自夷而實无所遣夫冥內逆外同於人羣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子貢倦於學告仲尼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仲尼曰生无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爲徭役死爲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焉知所息矣見其墳壤南翼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

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修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无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之寢伏之死也德者得也徼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爲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託所稱耳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以生生爲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无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无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眞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事之破碣而後有舞

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嗚音毀弱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无隙匡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空言生往來相接閒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之所瞻察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之麤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閒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鑛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无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嘯息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礙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乃氣氣相舉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

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舍宅作釋此書釋字作舍
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破爲憂一以必全爲喜此未知所以爲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爲欣戚於其閒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烝曰无故舉道以爲發問之端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而況无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者也生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形美惡死生當制之耶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止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爲之也天地強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彊陽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无形无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朱之向氏大貧自朱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凡土用所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者也）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其金玉珍

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卽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无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仞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飭愛色皃矜伐智能已爲惑矣至於甚者橫仞外物以爲已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爲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无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爲公犯人者爲私於理未至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爲非盜亡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遣之非能卽而无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卽天地之一理身卽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便是愛吝天地之閒生身耳事无公私理无愛吝者也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无差也

列子卷第一終

列子卷第二

張湛處度注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隨世而喜耳養正命正當爲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黝昏然五情爽惑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祇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憂耳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黝昏然五情爽惑用聰明未足以致治祇足以亂神也黃帝乃喟然讚曰讚當作歎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

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无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欲則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其國无師長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慾自然而已（自然者不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无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疏物故无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无利害（理无生死故无所樂惡理无愛憎故无所親疏理无逆順故无所利害也）都无所愛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无痟癢（至和者无物能傷熱溺痛癢由於懼義例詳於下章痟癢酸痛也義見周官）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无物能逆也）黃帝既寤（亦寄之眼寤耳聖人无眠覺也）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之國而帝登假假當爲遐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凝寂故稱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穀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心如淵泉形如處女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不偎不愛偎亦愛也匈狗萬物恩无所偏偎音隱偎仙聖爲之臣仙者壽考之跡聖者治世之名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无愆愆塞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无札傷人無夭惡物无疵厲鬼无靈響焉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迫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稱之也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生之名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曩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眄之

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口之所言而亡矜容於胷懷內外如一不猶踰於匿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无是非從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无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无是非任口之理則无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心既无念口既无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爲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无念爲念无言爲言未造於極也所謂无爲而无不爲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內外盡矣

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今神凝形廢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口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爲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懃懃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无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閡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羣實也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

慄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至純至眞卽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愼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艱危哉姬魚語汝作吾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無殊絶者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向秀曰唯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有旣无始則所造者无形矣形旣无終則所止者无化矣造音作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卽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而藏乎无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見冥然无迹端崖不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无心者則常與萬物並遊豈得无終始之迹者乎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无閡然後通濟羣生焉造音操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虧則形神不由而入也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麤以明至理之必然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物而不慴向秀曰遇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无心也而況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无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之盈貫盡弦窮鏑措杯水其肘上手停審放杯水不傾發之鏑矢復沓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箭鏑去復往沓郭象曰矢也以復寄杯於肘言敏捷之妙也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雖盡忘其能否雖不射之理而不能以矜物也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郭象云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无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

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豈唯射乎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國卿之右日所偏視晉國嗇之口所偏肥音鄙薄也游其庭者倅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淩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坰郊野之外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
檢莫不眄之（眄音奴革）既而狎侮欺詒攘挍挨扰（攘音晃挍音扶閉挨音烏待扰音都感切）亡所不爲商丘開常无慍容而諸客之
技單愈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
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
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骫骨无礙范氏之黨
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
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潛行曰泳）既出果
得珠焉衆昉同疑（昉始也）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
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
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无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
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
有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
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
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
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
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无二心故不
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
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
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无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无不柔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

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以致怒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致怒時其飢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殊性而愛媚我順之故也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逆其心故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无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

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運羣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讓操之者也讓起也向秀曰能矜沒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爲汝說之也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忘水也忘水者則无矜畏之心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

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故謂之舍惡往而不暇所遇皆閒暇也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憒互有所拔曰摳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撲內唯忘內外遺輕重則无巧拙矣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當作塘行當作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爲蹈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无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槀株駒崔譔曰槀株駒斷樹也槀株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修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

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齊汨者水迴入涌出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長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眞素則所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以智知謂之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向秀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閒耳纍三而不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爲都忘然後物无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文人假爲形以獲蟬海童任和心而鷗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无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火畋曰狩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閡之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刳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遣心智之蹟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爲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爲者有不能而彊欲爲之者有不爲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爲亦何所不爲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蹔顯體中之絕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无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燋溺涉木石而不挂碍而无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經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遊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至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員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无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賤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无事猶有雌无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无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向秀曰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然若土也罪乎不誠不止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矣此至

人无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土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卽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爲之有生苟无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无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

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灰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无利故謂之杜權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名實不入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爲棄物而機發於踵郭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或无坐字向秀曰无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崖故以爲不齋也吾无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眹向秀曰居太沖之極皓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是殆見吾衡衡平也氣幾也鯢旋之潘音藩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居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凡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泊乎无爲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秀曰雖進退同羣而常深根寧極也向秀曰无心而隨變也吾與之虛而倚移向秀曰无心不知其誰何向秀曰汎然无所係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茅靡當爲頹靡向秀曰變化頹靡世事波流利化不因則爲之非我我雖不爲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无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爲其妻爨向秀曰遺恥辱貴賤於事无親向秀曰无適也无莫也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雕琢之文復其眞朴則外事去矣忪然而封戎向秀曰眞不散也戎或作哉

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得道也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驚人之推敬於已故不敢遂進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人皆敬下之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謀成光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以外鎮人心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謀成光故也而鏊其所患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郭象曰權輕利薄可无求於人而皆敬已是高下大小无所失者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敢之齊彼將任我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汝若默然不自顯曜適齊之與處此皆无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汝矣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歸之果衆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敦竪也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廢置也曾无善言以當藥石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保不可得而汝不能使人无汝保也郭象曰任乎而化則乃不相保而焉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感豫出異郭象曰先物施

惠惠不因彼豫出而異者也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无謂也必恒使物感已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皆搖本之徒不皆能相啓悟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爲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莊子云楊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楊子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

與居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若此使物故歎之乎不與物競則常不與物競而守約也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迎將家客舍家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厚自藏尊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已以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

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所勝在已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遇敵必危之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理常安也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默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順性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无分銖之重而我无力焉弱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禍福生於所積也 彊勝不若已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得終焉木彊則折彊極則毀矣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化之焉徒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无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无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臆行无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解頷亦如相書龜背鴞步鳶肩鷹喙耳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音率熊羆貔貅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獸不忌也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龍甲鱗之宗鱗鳳毛羽之長爰逮蜩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无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爲犧矣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愛之同於人民故先會

鬼神魑魅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百獸率舞是也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无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好養猴者因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馴音脣先誑之曰與若芧芧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若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消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

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无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接悟之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敵而必已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無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无敵於外況自全乎）惠盎（惠盎惠施之族）見宋康王康王蹙足譬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力擊之弗中大王獨无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无意邪（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

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卷第二終

列子卷第三

張湛處度注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儀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僞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爲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爲眞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无物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穆

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舆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蚶臭也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无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媚靡曼者娥媚妖好也靡曼柔弱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笄首飾珥瑱也衣阿錫阿細穀錫細布曳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臺館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祛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迺止蹙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覩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之慮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磌虛焉磌墜也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移之意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蹔亡彼之與此俱非眞物習其常存疑其蹔亡者心之惑也變化之極徐疾之閒可盡模

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无閒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也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齮古驊字驪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燊古犧字主車則造父爲御窩矞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湩乳也以巳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之人巳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別日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

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山海經）西王母爲王謠（徒歌曰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和答也詩名東歸）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西登弇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諧辨）後世其追數吾過乎（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穆王幾神人哉（言非神也）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无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爲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憤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卽消滅也）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假物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篇目已詳其義）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懵（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生而无理有形而无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不同而迭爲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

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修之失度則迹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爍則飛鍊雲沙以成冰澒得之於常衆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眄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終身不箸其術故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二事耳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爲之名非所以爲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爲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奚謂八徵一曰故故事二曰爲爲作也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蘁夢周官注云蘁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夫變化云爲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誠識所由雖譎怪萬端而心无所駭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火性猛烈遇則燔焫也陰陽俱壯則夢

生殺陰陽以和爲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故或生或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飢則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涉夢取取此亦與覺相類也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卽周禮六夢六義理无妄然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世閒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夜无夢寐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爲鳥而厲於天夢爲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眞人无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理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卽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晝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古方俗之異猶覺夢反用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无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无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无不爲也數

罵杖撻无不至也眠中唸囈呻呼（唸吾南反囈音藝）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閒（此章亦不異苦樂各適一方明役夫勤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跨也）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御迎）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

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伻人鹿无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之辨覺夢何通知其不異耳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之虛實況本无覺夢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匿可假象數而尋於死灰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占哉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僞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疚痾結於府藏无專惑行无狂僻則非藥石之所攻疾病散於肌體非祈請之所禱也非祈請之所禱夫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者必假脈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身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大忘者都无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有心反令有慮蓋辭有左右耳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无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

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斯況體極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抑之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月令曰其臭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寡相傾以成辨爭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此章明情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无欣戚者也有一至哀

列子卷第四

張湛處度注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无所知用智則无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子貢雖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无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惟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回不言欲宣問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閒之色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无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无所不知无所不樂无所不憂故曰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无憂也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无可无不可哉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无益於理也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爲聖也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圓通无閡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吾始知詩書禮樂无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爲憂者將爲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无樂爲樂亦不以无知爲知任其所樂則理自无樂任其所知則理自无知无樂无知是眞樂眞知都无所樂都无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而我无心者也故无所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爲居宗體備故能无爲而无不爲也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何爲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卽而不去爲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未能盡符至言所謂不違如愚者也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故遂至自失也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匡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匡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羣智之表萬物所不闚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答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髮髫瞻其先後乎顏回之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爲其稱謂況下斯者乎曰孔匡能廢心而用形廢用之稱亦因事而辭夫聖人既无所廢亦无所用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古郎反又音庚倉子者得聃之道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耳能以耳視而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閡牆壁耳魯侯聞之大驚不怪他人之易任迹同於物故物无駭心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汎然无心者无東西之非已魯侯舅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无所用都无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違者也心合於氣此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氣合於神此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无不通矣神合於无同无則神矣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无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无而爲一也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唯然之耶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以不答爲答故寄之一笑也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不敢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蹟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示現博學多識耳實无所學實无所識也商太宰

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義農世應務之麤迹非所以爲聖者所以爲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商太宰大駭世之所謂聖者商太宰所以大駭也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皆云非聖之人舉絕遠而言之也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不言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自行爲者則不能化此能盡无爲之極也蕩蕩乎民无能名焉何曼无名論曰爲民所譽无名者也无譽无名爲道无譽爲大則有名者也若夫聖人名无名譽无譽謂无名爲道无譽爲大則夫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譽者可以言有譽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无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无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无遠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爲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爲陰冬日爲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爲陽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无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无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无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之遠也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彊爲之名仲尼稱蕩蕩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爲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无能名焉者耶夫唯无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推此非常識所及故以此比於无所有故

爲歎詞也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矜莊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无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閡矣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辯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也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

能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辯无不聞師徒相與講肄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也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讎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无聞目无見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惕往將疑焉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无震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欺魄土人也一說云欺頭神凝形喪外物不能得闕之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役形者也心无思慮則貌无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羣也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夫理至者无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子列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之言子列子曰得意者无言進知者亦无言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用无言爲言亦言无知爲知亦知方欲以无言廢言无知遣知希言傷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无言與不言无知與不知

亦言亦知 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无言无知之域此即復是遣无所知者易嘗无能離遣知无所知遣无所知遣无所遣者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 夫无言者有言之宗也无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无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无役慮之名故得无所不言无所不知也 如斯而已汝奚駭妄駭哉 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麤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 子列子學也 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无是非從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眄笑並坐似若有褒貶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爲度豈定於一方哉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无所隱矣 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无窮後明順心之理則无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極可不察哉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无故 言所適常新也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 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爲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 游乎游

乎未有能辨其游者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壺丘子曰御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言知之者鮮矣壺丘子曰御寇之遊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變无以爲異者也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觀所以變无以爲異者也荷无虧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无故彼之與我與化俱往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竅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脈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淩朝野然後備所見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敘也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眠內足於已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固不知所眠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固能遇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我之所是蓋是无所是通而无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无往不齊則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爲一凡此衆庶爵賞不能勸刑

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爲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无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所不能得友妻子所不能得親僕隸所不能得也)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无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爲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閣得自然而全也)由生而亡不幸也(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常也(犯理違順應死之常)其身亦道之常也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无所哀也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羣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目將眇者先睹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飛異味既合則難別也鼻將窒者先覺焦朽焦朽者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體將僵者先亟痺佚僵仆也如顛御馬將奔也與人之理亦然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爲闇昧衰迷之所資鄭之圃澤多賢而隱默有道德者也東里多才有治能而參國政者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无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世或謂相嘲調爲舞

弄也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上音余亮下音余賞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應譏而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機巧也多巧能之人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无相位者无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无知使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爲衆人之所能羣才並爲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惡无好无彼无此則以无爲心者也故明者爲謀勇者爲戰而我无事焉苟窠謂傳瑕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問功名勝我識減我耳瑕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邪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執政者迺吾之所爲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爲也

使子奚矜焉鄧析无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弱也音奴亂切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憾恨也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无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无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人無攻其所難我獨爲其所易故學昧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於外无難故名不出其一道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者顯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其力者也猶免於矜故能致稱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不猶愈於貢其力者乎矜能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无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无師學无友不祖宗聖賢也佞給而不中雖才辯而不合理也漫衍而无家儒墨刑名亂行而无定家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虛誕其辭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韓檀人姓名其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爲龍弟子詒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衝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无絕落處前箭著堋後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烏號黃帝弓綦地名出美箭衛羽也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隧地而塵不揚箭行勢極雖箸而不覺所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所曉以此言戲

子輿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同發發於前發則无不中也百盧者人以爲有道以告王夷甫王夷甫王夷甫曰此无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松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矢注眸子而睫不睫盡矢之勢也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銓不患所差跌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闇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眞語張叔奇云嘗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爲形用之事理之麤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誣魏王曰有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甚尤龍誣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无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有指不至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末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有物不盡在於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卽而不違則泰山之崇崛元氣之浩芒泯然爲一矣惠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白馬非馬此論見在多有辯之者皆不弘通之者皆不詳故闕而不論也孤犢未嘗有母不詳此義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失也反在子輿夫无意則心同於无也无指則皆至忘指故无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滯有也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移說在改爲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墨子亦有此說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於鄙不可解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於馬皆條也言龍之言无異於馬而皆謂有條貫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既疾龍之辯又忿牟之辭故遂吐鄙之慢言也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論故遜辭告退也堯治天下天下欲治故堯治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

野在野不知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當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關尹喜曰在已无居汎然无係豈有執守之所形物其箸形物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其動若水順物而動故若水也其靜若鏡應而不藏故若鏡也其應若響應而不唱故若響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唯忘所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CL.
NO. 39215

乃合道耳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近以有心无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无先後其於无心矣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自然无假者則无所失矣知而亡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知極則同於无情能盡則歸於不爲發无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无而非理也

列子卷第四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